

微弱，灰白，转瞬即逝。他正掬一捧水，水送至嘴边，光悄悄
过他的眼睛。他愣住，呆住，僵住，冻住，不敢蹲下，不敢卧下，
敢逃走，甚至，不敢呼吸。他知道那是瞄准镜反射的光芒。狙击步
的瞄准镜，冷酷并且精确。
能够想象瞄准镜后面的眼睛。眼睛扣上瞄准镜，他的眉心即刻与
字中心完美地重叠。现在，草丛间隐藏的狙击手随时可以将手
轻轻一勾，让他在瞬间死去。
至来不及挣扎，来不及惨叫。甚至来不及颤抖或者抽搐。他
乎看见子弹从草丛里蹿出，冲开稀薄的空气，螺旋状飞行，
他的眉心刺出一个圆圆的小孔。小孔散出淡淡的青烟，一
金黄的阳光从小孔里灵巧地穿过，然后，照上枪手仍然冷
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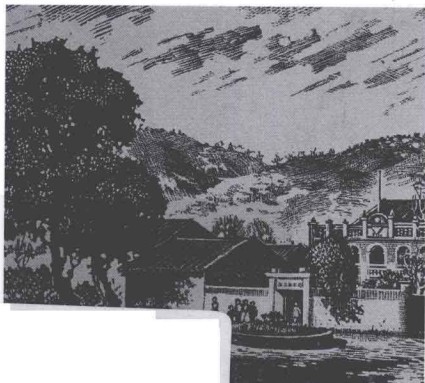
排山倒海，将他吞噬。他弯着腰，不敢动。
实他有两个选择：其一，他一个鱼跃，扑向并且抓起
边的步枪。填满子弹的步枪被扔在两米以外，两米
离，半秒钟足矣；其二，他一个侧翻，滚向并且逃
与步枪相反的方向。那里有一个茂盛的灌木丛。
些灌木或许可以救他。可是他没有动。他权衡很
，终于放弃。他知道不可

成功——他知道草丛里的
狙击手绝不会给他任何机
——这样的距离，瞎子
不会射偏。

在丛林里度过半个多
半个多月时间里，
连睡觉都睁着眼，
每一秒钟他都
度警觉和戒备，
压得很低，
指扣紧扳机。

趴在河边的
木丛里观
很久，直
确信这
就像自
院子
样安

沉默的子弹



周海亮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

CHENG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的眼睛，他愣住，呆住，僵住，冻住，不敢动，不敢跳下，不敢别下走，甚至，不敢呼吸。他知道那是瞄准镜反射的余光，狙击枪瞄准镜，冷酷并且精确。

想象瞄准镜后面的眼睛，眼睛扣上瞄准镜，他的眉心即刻与心完美地重合。现在，草叶间隐藏的狙击手随时可以将他一击，让他瞬间死去。

来不及挣扎，来不及惨叫，甚至来不及颤抖或者抽搐，他见子弹从草丛里蹿出，冲开稀薄的空气，螺旋状飞行，眉心射出一个圆圆的小孔，小孔散出浓浓的青烟，一颗子弹从小孔里灵巧地穿过，然后，照上枪手仍然冷

山倒塌，将他吞噬，他脊背僵硬，不敢动。

有两条路可走：其一，他一个鱼跃，扑倒并且抓起步枪，填满子弹的步枪被扔在百米以外，两米半秒钟足矣；其二，他一个侧翻，滚向并且逃向相反的方向，那里有一个茂盛的灌木丛，灌木或许可以救他，可是他沒有动，他权衡得下放弃，他知道不可

他知道草丛里的狙击手不会给他任何机会，这样的距离，瞎子都能瞄准，他偏头痛，他度过半个多月时间里，他都睡不着，一秒钟他都能感觉到狙击枪的威胁，他觉得很低，紧贴机头，他边的里，他直，这自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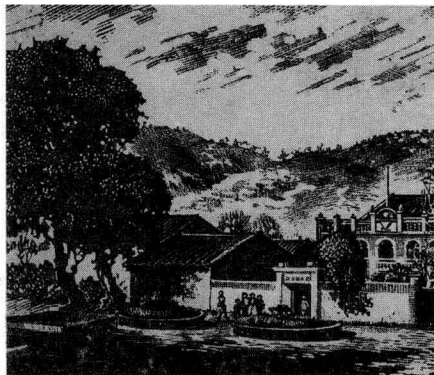
1+1

GONG

CHENG

第一辑

沉默的子弹



周海亮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子弹 / 周海亮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5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621 - 8

I. ①沉… II. ①周…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8939 号

沉默的子弹

周海亮 著

出 版 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游灵通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2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0621 - 8

定 价:20.00 元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21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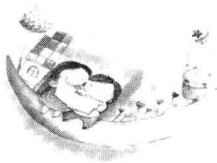
目 录

沉默的子弹	1
亲爱的，特雷西	3
娘在烙一张饼	5
一瞬	7
桃花乱	9
让子弹别飞	12
秋千外	15
一条狗两条狗三条狗	18
山谷之城	21
水底之城	24
天空之城	26
地狱之城	28
手，枪	30
放龟记	33
赏花记	36
旅游记	39
美容记	41

教授之死	44
穷人节	46
青蛙	49
母亲的一年	52
门牙	55
梅花	58
空袭	61
吉庆街	63
回忆	66
隔壁的父亲	68
愤怒的石头	70
返祖	73
渡河	76
仇恨	79
茶弈	82
爱的颜色	85
战士	87
战壕	89
战友	91
烟斗	94
寻臂	96
血	99
狭路	101

给您换一碗	103
我们找过你	105
我好像见过你	108
躺着睡觉的马	110
守护	112
世间决战	115
清明	117
偶像的偶像	120
孟三罐	122
刘大耳朵和他的弟弟	125
老乡	128
酒醉的谭哥	130
接警电话	133
脚	135
家园	138
海参	141
跪下	144
二马	147
断手	150
大副	153
天地生	155
玻璃球游戏	157
最高雅的画作	159

属于儿子的八个烧饼	161
在沙漠里	163
小说人物的处境	166
我曾经是那条狗	169
我很开心	171
我们的粮食	174
天大地大	177
剃头	180
1937 · 军装	183



沉默的子弹

不过一束光，他就知道，生命不再属于自己。

光暗淡，微弱，灰白，转瞬即逝。他正掬一捧水，水送至嘴边，光悄悄划过他的眼睛。他愣住，呆住，僵住，冻住，不敢蹲下，不敢趴下，不敢逃走，甚至，不敢呼吸。他知道那是瞄准镜反射的光芒。狙击步枪的瞄准镜，冷酷并且精确。

他能够想象瞄准镜后面的眼睛。眼睛扣上瞄准镜，他的眉心即刻与十字中心完美地重叠。现在，草丛间隐藏的狙击手随时可以将手指轻轻一勾，让他在瞬间死去。

甚至来不及挣扎，来不及惨叫。甚至来不及颤抖或者抽搐。他似乎看见子弹从草丛里蹿出，冲开稀薄的空气，螺旋状飞行，将他的眉心刺出一个圆圆的小孔。小孔散出淡淡的青烟，一缕金黄的阳光从小孔里灵巧地穿过，然后，照上枪手仍然冷峻的脸。

恐惧排山倒海，将他吞噬。他弯着腰，不敢动。

其实他有两个选择：其一，他一个鱼跃，扑向并且抓起旁边的步枪。填满子弹的步枪被扔在两米以外，两米距离，半秒钟足矣；其二，他一个侧翻，滚向并且逃向与步枪相反的方向。那里有一个茂盛的灌木丛，那些灌木或许可以救他。可是他没有动。他权衡很久，终于放弃。他知道不可能成功——他知道草丛里的狙击手绝不会给他任何机会——这样的距离，瞎子也不会射偏。

他在丛林里度过半个多月。半个多月时间里，他连睡觉都睁着眼睛。每一秒钟他都高度警觉和戒备，头盔压得很低，手指扣紧扳机。他趴在河边的灌木丛里观察很久，直到确信这里就像自家院子一样安全。然后他走出来，卸掉步枪，卸掉干粮，卸掉水壶，卸掉头盔。他需要喝点水，吃点干粮。他需要让他的呼吸变得轻松。他需要让他的心脏正常跳动。他需要将紧绷的神



经，放松片刻。

于是他成为靶子，成为羊，成为猪，成为死去的士兵。百发百中的步枪近在咫尺，此时却更显多余和滑稽。是的，他仍然是兵，只不过他是死去的兵。暂时还活着的死去的兵。这想法令他绝望和悲伤。

他不知道他们对峙了多久。一分钟？一小时？还是一个下午？他弓着身体，捧着两手，如同在向看不见的敌人讨求一片饼干或者一颗子弹。当死亡被无限抻长，当死亡带来的恐惧被无限抻长，就等于经历过很多次死亡。似乎真是这样，一分钟、一小时或者一个下午，年轻的兵在意念里被他的敌人射杀过多次。每一次他都闭了眼睛，每一次他都没有倒下。然而枪手的枪，迟迟没有响起。

突然他很想坐一会儿。终是一死，为什么不能舒服一些呢？为什么不能早一些呢？甚至，为什么不能试试运气呢？他慢慢放下双手，草丛不见动静；他慢慢往旁边挪一步，草丛仍然不见动静；他一点一点蹲下，草丛还是不见动静。坐上石头的那一刻他流出眼泪——滚烫的石头带给他前所未有的舒适感和幸福感。

枪手迟迟不肯将他射杀，这说明，或许，枪手根本不想将他射杀或者他根本不值得枪手射杀。然而他仍然不敢拾起步枪。他深知步枪对他意味着什么，对潜伏的枪手意味着什么。他试探着抓起干粮袋，又试探着从干粮袋里拿出饼干。枪没有响。他从小河里掬起一捧水，又试探着将那口水喝下。枪没有响。他笑了。他知道现在，只要不去碰枪，他完全可以从容地离开。他向草丛举起两手，向一颗沉默的子弹举起两手。他高举两手退向岸边，又冲草丛做一个滑稽可笑的鬼脸。他再一次看到那束光——只有当瞄准镜轻轻晃动，那束光才会出现——他知道枪手被他逗笑。

他转身，枪没有响。他将粮袋背到身上，枪没有响。他戴上头盔，枪没有响。他一步步接近灌木丛，枪没有响。他将一只脚踏进灌木丛，枪没有响。突然他认为该给潜伏的狙击手留下一点东西——饼干、罐头、巧克力、烈性酒、钞票……什么都行。枪手放过他，等于救下他。

他毫无戒备地将手伸进怀里。枪响了。



亲爱的，特雷西

母亲为儿子找出一件睡衣，一双拖鞋，两本书。想了想，又找出一个魔方。魔方是儿子最喜欢的玩具，即使闭上眼睛，他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彻底打乱的魔方复原。

儿子二十二岁。儿子非常聪明。二十二岁的非常聪明的儿子顶上前线，母亲知道，那里需要的不是睡衣和拖鞋，而是钢盔和子弹。可是母亲还是希望这些东西对儿子有用——战斗与战斗的缝隙里，儿子可以穿上睡衣和拖鞋，然后倚着战壕，读两页书，或者，拧几下魔方。

母亲将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纸箱。母亲在纸箱上写下：亲爱的，特雷西。旁边的女儿静静地看着母亲，说，您好像还忘记了哥哥的抱枕。

哦，抱枕。母亲说，他会需要吗？

当然。女儿说，您给他寄去睡衣、拖鞋、魔方、他喜欢的书籍，您还可以让他睡得更舒适一些。

母亲就笑了。她将纸箱重新打开，然后，去儿子的卧室取来抱枕。儿子的卧室整洁并且繁杂，墙壁上，贴满猫王、梦露和李小龙的照片。每天早晨母亲都会来到儿子的卧室，有时她知道儿子不在，而有时，她会忘记儿子已经开赴前线。她低唤着儿子的名字，她说，该起床了，特雷西。

抱枕太大，这让她不得不换了一个更大的纸箱。她想当纸箱寄达前线的时候，儿子也许在吃饭，也许在睡觉，也许在站岗，也许，他已经冲出战壕，身边的子弹，如同乱飞乱撞的蝗虫。她重新在那个纸箱上写下：亲爱的，特雷西。这时她看到一位穿着军装的兵走进院子，兵站下，挺得笔直，轻轻敲响门铃。

女儿跑过去。母亲的心，开始狂跳起来。

她听到兵说，我很遗憾……

她听到女儿说，你们一定搞错了！



她听到兵说，我们也希望如此……

她听到女儿发出撕心裂肺的声音。哥！

她听到兵说，对不起……

母亲已经抱起那个纸箱。如果没人摁响门铃，此时的母亲，应该已经走出小院，走上大街。母亲的身体开始抖动，纸箱跌落地上，人跌落椅子。她用手捂住脸，整个人都在战栗。然后，很久以后，母亲站起来，重新抱起那个纸箱。

她挤过她的女儿。女儿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一张早已被泪水打湿的讣文。母亲扫了一眼，她看到那个令她日夜牵挂却是肝肠寸断的名字：

特雷西。

她挤过大兵的身体。她冲他凄然一笑。她说，谢谢你。

请相信，我同您一样悲伤。大兵挺挺身体。

母亲再笑笑，走出小院，走上大街。天气很晴朗，阳光很明媚，街上很热闹，城市很繁华。母亲抱着纸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终于她将纸箱重新放上桌子，她面对面的大兵说，我想给我前线的儿子，寄一个包裹。

兵看看纸箱上的名字。兵扭过头去，跟另一个兵悄悄耳语。兵转过头来，对母亲说，您确定吗？

母亲说是的。我想给他寄去一件睡衣，一双拖鞋，一个魔方，两本书，还有一个抱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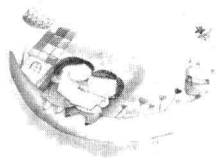
可是太太，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我仍然想很遗憾地告诉您，您的儿子他……

别跟我说这些。母亲低了身子，求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只想给他寄一个包裹：一件睡衣，一双拖鞋，一个魔方，两本书，还有一个抱枕……

兵盯着母亲，母亲一头白发，一袭黑衣。兵咬了咬嘴唇，兵说好。好的，您可以再检查一遍您儿子的名字。他是叫特雷西吗？

特雷西。亲爱的，特雷西。

兵收下纸箱，在一份表格上恭敬并且郑重地写下：亲爱的，特雷西。兵抬起头，立正，然后，为素不相识的母亲，缓缓地行一个标准的军礼。



娘在烙一张饼

娘在烙一张饼。

面是头天晚上发好的，加了鸡蛋，加了糖，又加了蜂蜜。面不多，缩在盆底，娘将它们拍成光溜溜的面团。娘的黑发如瀑布般一泻而下，在家里，无人时，娘的黑发永远如瀑布般流淌。娘眉眼精致，嘴唇鲜艳；娘面色红润，手臂如同光洁的藕。娘将面团从瓦盆里捧出，小心翼翼地，端着，看着，眼睛里，刮起湿润温暖的风。那时候还没有儿，那时的娘，刚刚嫁给了爹。面团柔软并且韧道，娘轻哼一首曲子，手脚麻利。娘不时抬头，瞅一眼窗外，窗外下了小雨，淅淅沥沥，春意淋湿一切。想起爹，娘红了脸，额头渗出细密的汗，又在心里嗔怪一句，又哼起歌——那样强壮的男人，人前人后，犹如一头公牛。现在爹下地去了，娘要为他，烙出一张好饼。

擀面杖轻轻滚动，一张饼有了形状。那是椭圆形的饼，轮廓清晰圆润，散着蜂蜜和鸡蛋的香。娘想了想，又操了筷子和剪刀，饼面上压划出美丽的花纹。那些花纹错综复杂，就像竹席、就像梦境、就像山野、就像逝去或者未来的年月。娘的长发如瀑布般流淌，只是那瀑布之间，隐约可见几点闪亮。娘用袖口擦一把汗，娘对儿说，烧把火吧！……用软柴。软柴是烙饼最好的柴火：稻草，苞米衣，或者麦秸。灶火映红娘的脸膛，娘表情生动。娘盯着灶火，拍拍儿的光脑瓢，说，再软一点。火苗舔着锅底，外面大雨倾盆。夏天的雨说来就来，爹像一棵树，守着河，守着堤。全村的男人都在守堤，大雨里河堤摇摇晃晃，大雨里男人摇摇晃晃。大雨让娘有些不安，娘在锅底，细细地刷一层油。

娘把饼翻起，娘看到金黄的颜色。娘笑了，眼角和嘴角的细小皱纹随之扯动。娘嘱咐儿把火烧得再软一点，娘说，别让饼糊了花纹。说话时娘轻轻地咳，娘抬手掩了嘴，娘的身体不再笔直。娘被饼烫了手，娘把手指躲到耳后，嘘嘘有声。娘说准是你爹又念叨我了……你爹念叨我，饼就烫了……火再软



些。儿把头深深埋下，儿看到灶膛里跳跃的火苗。儿还看到他漂亮的皮鞋，漂亮的领带，漂亮的下巴和眼睛。这一切全因了娘——皮鞋与领带，下巴和眼睛，全因了娘。娘将饼再翻一个个儿，一张饼变得香气浓郁。娘说你爹一会儿就回来，我得为他烙一张好饼。秋天的果园果实累累，那是爹和娘的果园，娘说她在家，就能闻到苹果的香。娘看一眼窗外，娘看到大雁、天空、落叶和风。

面是头天晚上就发好的，加了鸡蛋、糖、蜂蜜和唠叨。娘说你爹最爱吃饼，一辈子都吃不够。娘说你爹的吃相，就像圈里的猪。娘抿起嘴笑，将饼翻一个个儿，饼即刻金黄诱人。娘掉光了牙齿，娘的牙齿，再不会属于娘。娘抬起手，随意抹一把，就抹出一脸皱纹。娘看一眼窗上的冰花，看一眼窗外的大雪，看一眼胡须浓密的儿，娘说天太冷，你爹冻坏了吧。娘不停地咳，不停地咳，娘轻轻跺着脚，动作迟缓并且僵硬。娘拿出饼，细细看；娘把饼翻过来，再细细看；再翻过来，再细细看。娘笑了，笑出满头银发。娘开始喘息，愈来愈剧烈，为一张饼，娘耗尽所有气力。娘将饼捧进饭筐，说，给你爹送去吧！说完娘咳出一点血，红梅般落上衣襟。然后，娘坐上凳子，搓搓手，看儿恭恭敬敬将饼，摆放在灵位之前。

娘在烙一张饼。娘一直在烙那张饼。



— 瞬 —

我散步回来，经过小区花坛。是春天，是黄昏，夕阳淡淡映照，云彩镶上金边。花坛里卧着一株樱花，那么矮小，那么年轻，却开得绚烂。樱花将近处的空气染成粉红，空气缓缓流动，形成浅淡的粉红色波浪。这时我看到一条狗。狗周身雪白，从耳朵，至颈，至背腹，至尾巴，绝无一根杂毛。狗从远处的停车场奔向这里，动作轻盈，表情振奋。它跃过一丛月季，一丛蔷薇，一丛冬青，一丛无花果，雪白的四蹄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它一直奔跑，东一下西一下，路线诡异，距樱花却越来越近。突然我为那丛无辜的樱花担心起来，它那么迷人，那么灿烂，它也许会被这条顽皮的狗破坏。狗将粉红色的空气撕开一线缺口，将淡淡的花浪击出优美的旋涡，然后，它高高跃起，修长的身体在空中完全打开，如雪的皮毛在晚霞中呈现出淡蓝的色彩。那一刻樱花更加动人，似乎它绽放得更加旺盛更加彻底，一瞬之间，所有的花苞全都变成娇艳欲滴的花朵。草是淡绿的，花是粉红的，狗是淡蓝的，夕阳是淡紫的。土地是深褐的，空气是橘红的，墙壁是橙黄的，屋顶是藏青的。一切那般美好，美好得让人颤抖，令人窒息。我想绝不能让这样美好的瞬间轻易溜走，我必须将它定格，将它留住。我要留住一片云彩，一抹晚霞，留住开得绚烂的樱花和正在跃过樱花的狗。我蹬蹬蹬上楼，撞开门，去书房，提起我的相机就往外冲。那片云彩和那抹晚霞打动了，那丛樱花和那条狗打动了，我想大度的它们肯定会耐心并且幸福地等待着我的快门。我的相机碰到我的花瓶，我回头，花瓶摇摇晃晃，然后，一头栽倒，滚下桌子。那是一个昂贵的花瓶，来自清末，瓶身描画了文人雅士喝酒吟诗的闲散场景。尽管万般不舍，可是花瓶必将摔得粉碎，一起摔得粉碎的还有制造花瓶的工匠，以及百年的历史。我冲下楼梯，我听到花瓶摔碎的清脆的声音。它们再也不能复还，为了一瞬的绚烂，我失去家里最值钱的宝贝。我跑到花坛前面，果然，一切都在耐心地等我。樱花依然动人，小小的花朵争相绽放；狗依然



悬浮于樱花上方，身体修长，表情振奋，空中保持着健美并且舒展的姿态；云彩依然缓缓流动，赤红色的金边如同手工绣制而成；晚霞依然浓郁艳丽，从红，至紫，至蓝，至绿，至黄，再至红。世间一切依然，它们完全忽略掉我飞奔上楼然后撞倒花瓶然后飞奔下楼的这段时间。我寻找角度，调整光圈，举起相机，摁下快门。樱花开始飘摇，狗轻轻落回地面。狗的身体无比轻盈，周身无比雪白。四蹄闪过，我看到粉红色的气浪变得黯淡，变得混浊。此时夜幕四合，晚霞消失，狗在草坪里跑过三圈，然后站到一棵芙蓉树旁，高高举起一条骄傲的后腿。我拎着相机回家，想到美丽并且昂贵的花瓶，突然有些懊恼。我不知道为拍一张照片而损失一件古董是不是太过奢侈，但我知道，假如我小心一点，我完全不必失去它——因为花在等我，狗在等我，风景在等我。推开门，我惊异地发现，那个花瓶还在。它摇摇晃晃，然后栽倒，再然后，慢慢滚向桌子的边缘。我箭步上前，花瓶稳稳落到我的手里。花瓶的掉落和破碎也是一个美丽动人的瞬间，我想它也在等我——等我观赏，等我记住，等我摁下快门将它定格——而我却将它挽救。我坐到椅子上，开始翻看照片。我清晰地记得我摁下了快门。我摁下快门的时候，狗保持着跃起的姿势，每一朵樱花都在开放，云彩拉成细丝，晚霞无比绚烂。我知道这将是我最满意最伟大的作品，可是，相机里没有狗，没有云彩，没有晚霞。我只看到那丛樱花，浅淡的夜幕里，散出蓝幽幽的光芒。它甚至没有完全开放，枝丫间，花苞拥挤。我胡乱地翻着相机。我被吓傻了。这时我再一次想起花瓶，抬头，花瓶兀自摇晃，然后，跌倒，滚落。我扔开相机，一跃而起，试图将它接住，我听到啪啦一声，然后，一地瓷片华丽。